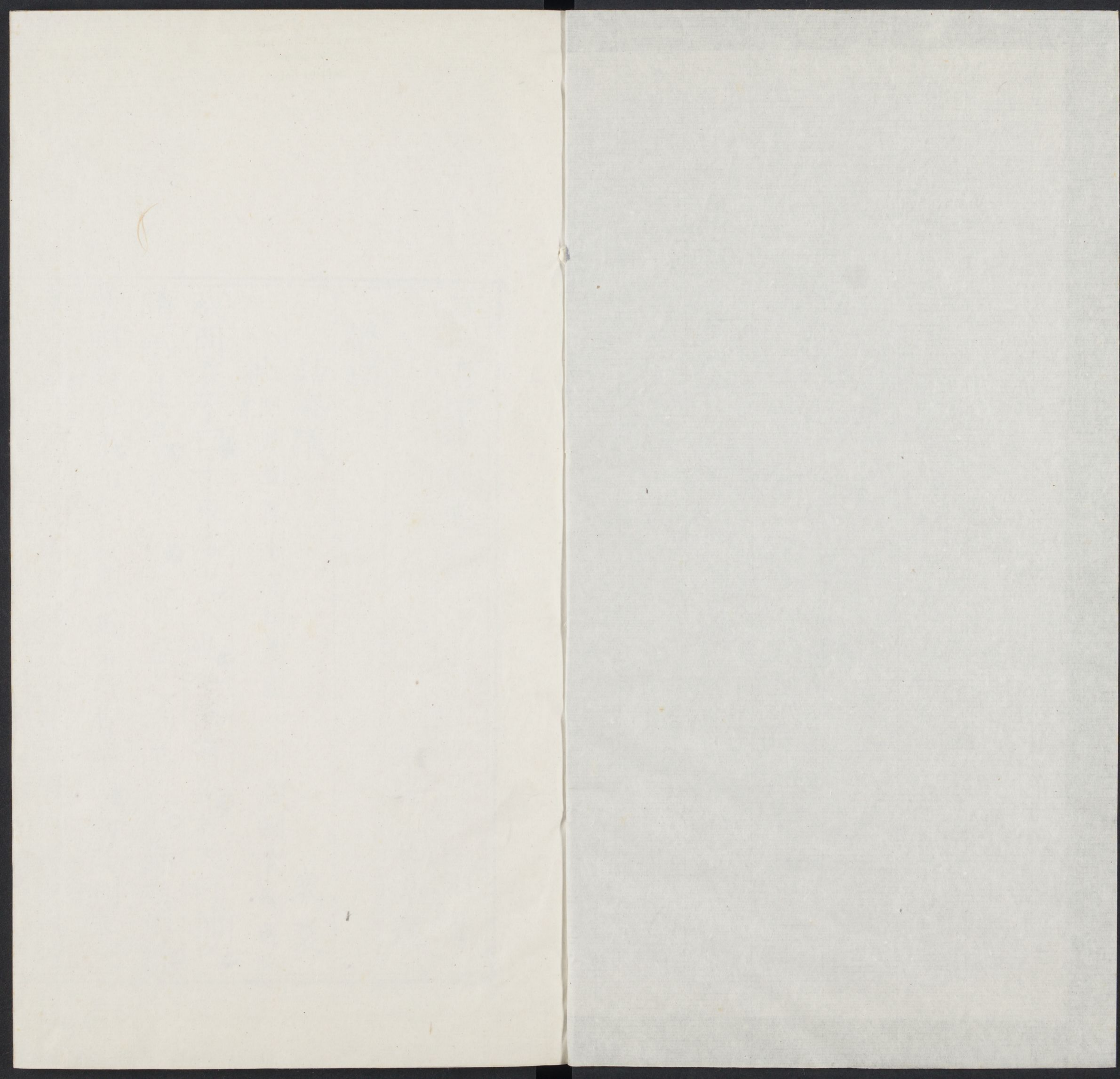


T 5238.77 / 1140 (3)

3







百家文苑卷之二

議類

詰盜議

袁表

批列見盜源中有經界處置則盜長策無此

或問袁子曰：「東海之久也，今海有盜，若之何補之？」

請試言其畧。袁子曰：「大海盜之為患久矣。蘇之州、

明若海中，而太倉、嘉定常熟皆濱海，新之州、

...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二

議類

詰盜議

袁表

批洞見盜源中有經畧處置弭盜長策無過此矣

或問袁子曰。子東海之人也。今海有盜。若之何捕之。請試言其畧。袁子曰。夫海盜之為患久矣。蘇之州縣。崇明居海中。而太倉嘉定常熟皆濱海。海之利莫大乎魚鹽。故濱海而居者。多業魚鹽而習剽劫。且其地



東陽王乾章選

石集



多沙渚洲港。浮海而後能達。故土著者憑險以美兵。而群不逞之人。亡命避臯。咸竄匿其中。緩則鬻販魚鹽以自業。急則剽斂商賈。劫掠村聚。以為利賦。役之弗共。禁令之弗及。非一日也。元季張士誠李伯昇之徒。起自泰州之白駒場。販鹽為盜。遂竊據吳粵。以與中國抗。南面稱孤。幾於霸矣。高皇帝覽殷鑒之不遠。慮島夷之難制。設立太倉。崇明金山三衛。以防海盜。承平既久。武備漸弛。巡舟戰艦。朽蠹而弗脩。弓械干櫓。缺敗而亡用。武官邏卒。陽託捕盜之名。而陰資

煮海之利。奸獎相通。禁防盡廢。崇明一縣。荏蒲為藪。而太倉之民亦多效之。乃至衣冠之族。世與賊為婚。而甚者則豪奴田僕。往往乾沒寇攘。而主弗禁也。又以為守令者緝捕無術。撫綏失宜。平居則受其賄遺。凡鮮船鹽艇入境者。多取其歲例。年饑盜起。肆出行劫。而弗敢詰。州縣之權益輕。所衛之司徒設。一旦興兵臨之。則嘯聚以抗。勝則憑陵近地。敗即竄逸大洋。散而復合。莫之誰何。雖非腹心之憂。而甚為手足之病。弘治間。施天泰。紐東山。紐西山。兄弟奮臂一呼。



三吳大困。幸就誅夷。終難撲滅。因循至今。為患日甚。  
王董兩姓。互相讐殺。秦璠黃良。從而繼之。竊伏海沙。  
公行劫掠。當衡者憂之。添復兵備。冀寧海徼。謀之不  
審。輕信人言。始也招之不來。繼也勦之不勝。先鋒未  
交。而外間內作。倒戈奔北。殺戮覆溺。慘不忍言。何者。  
驅鳥合之市人。以當鷓鴣張之死寇。統馭之無人。簡教  
之無素。海陸殊勢。舟楫異宜。輕舉而寡謀。既無後援。  
又無旁覆。進無懸爵之賞。退無收孥之罰。固宜聞鼓  
而戰。慄望眉而奔散。夫敗衄之由。此其已往者也。今

天子赫怒。本兵張皇。命大將以征之。總數郡之師旅。  
因三吳之糧餽。下召募之令。而田徒雲集。行勸借之  
典。而富室叢怨。加之楊州之民。輕揚易惑。訛言沸騰。  
互相翫動。饑饉荐臻。物價涌貴。兵革一起。日費千金。  
亡賴之徒。並緣為奸。貪婪之吏。乘機歛括。江之東。浙  
之西。罄罄喪其樂生之心。有識者痛之。而淺謀者猶  
以為不足過慮。何者。幸而勝。則三吳之民困。而國家  
之元氣傷。不幸而不勝。則兵連禍結。而賦役亡已。賦  
役亡已。而事不可中止。夫以天下之大。其半仰給於



江之東浙之西無事尚不支而况櫛生於肘腋之下  
難作於枕席之旁者乎故三吳之困天下之憂也此  
非吳人之私憂過計也然則爲今之計者莫利於速  
勦而又必出於萬全萬全之計莫如因其鄉閭而用  
海人以攻海賊夫海寇不過千人止矣其舟艦之小  
不足畏也刀矢之弱不足畏也技藝之弗習不足畏  
也糧餉之弗繼不足畏也然反爲所敗者彼海我陸  
彼長於舟楫而我利於原野風濤之漂震潮沙之淤  
淺地利非知也主帥之權輕應募之士脆賞罰之弗

嚴鄉閭之非用人和弗得也徒曰我衆彼寡我有餘  
彼不足可以必勝而無虞此僥倖之謀而非萬全之  
算也兵灑曰知彼知己者勝又曰妙莫妙於用間用  
間則賊之虛實強弱我悉知之而後用我之所長以  
攻彼之所短彼長於舟楫而我亦以長於舟楫者制  
之簡其精銳嚴其教令信其約束明其部伍懸重購  
以殲其渠魁恤已降以散其黨脅猝然而發翕然而  
集倍而攻之什而圍之樓船巨艘以乘其舢舨之小  
標鎗火藥以制其刀矢之弱凡江中之群盜海濱之



鹽徒習知水戰而樂爲我用者雜用以夾攻之而市  
井之亡賴望肩而靡者悉汰而弗用分布備哨四面  
合圍颯馳雷駭諸道并進人不及旋矢不及發而小  
醜夷矣又且豫爲規畫檄告鄰疆西則江陰通州東  
則瞰浦寧波嚴加提備以防豕突退無所歸散無所  
止一勞永逸且絕後患斯萬全之萬全者也或曰用  
海人因鄉間斯誠善矣近有漳人失風而漂至崇明  
者賊嘗以數十舟而環攻其一舟賊以覆敗漳人願  
應募以滅賊當事者疑而弗用是乎袁子曰奚獨漳

人哉凡知江海之利者悉可用也疑而弗用敗之道  
也故天下之患莫大於狐疑而耻功之不出於己也  
疑而忌未有不敗天下之事者也

復河套議

翁萬達

批審勢度時議論愷快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  
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  
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  
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



寇齎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麥心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禦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加。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設之險。失沃

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卽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初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慕賢固畧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履水。揮鞭近塞。茂所顧忌。今日盤據其中。茲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



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迺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干於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是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

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主。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求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為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艗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我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蕪之虜戎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



子吉囊俺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不少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不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

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畏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伴為逃遁。筓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和。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扞搃不至。匱乏之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



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  
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  
白草之間。得邪失耶。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  
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  
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  
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  
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  
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  
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

虜弱而我利於征。穰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於守。春  
蒐于套。櫛守於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  
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  
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廼止利於守邪。春夏虜  
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於征邪。夫春夏馬  
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  
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爲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  
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  
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



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爲套地。易復。然後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入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關。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

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箭八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



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虞。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

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攄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荐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



彼有其隙。我乘其獎。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說類

獲麟說

唐順之

批以獲麟為紀異。此亦發前人所未發。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為終也。子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邪。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蕭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  
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  
邪。且既為瑞矣。又見獲於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為  
以是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  
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殞  
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鵠鴒來巢。殽有蜮  
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為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  
也。所以為異也。有年人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  
為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狂之歌曰。鳳

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出  
也。為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  
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觀陶說

邵寶

批人村之生也。難生而成也。又難其偶於世也。  
尤難觀陶可以深長思矣。

邵子觀于景德之陶。歷群工所成造焉。客或嘆曰。吁  
陶之為器。其難矣哉。方其取土於山。猶夫石也。確而  
粉之。澄之以水。漚之以渠。浥之以甓。和之以漿。始可  
以揉而規之。又必削其未整焉。因以壞者什一磨其



未澤焉。壞者什二。潤之以膏。飾之以采。內諸火而出焉。壞者什五。其幸不壞者。釁隙。疵玷。又什之三。蓋自始規而至成器。以獻于尚膳。其不得與焉者。多矣。然取土而昇者若干人。確者若干人。澄者。瀘者。滷者。和而揉者。削者。磨者。潤且飾者。納諸火者。各若干人。凡越工者十。而后器斯得其成也。其獻之上。不過備一御耳。為之如是其難。而用之不以爲異。是可嘆也。邵子曰。是誠難矣。雖然。吾猶以爲易也。夫取土而制其質。澄瀘滷和。而後就規。刮磨潤飾。而後就火。苟

不壞者。皆成器矣。器而獻之。不過三月。則離山野而薦諸郊廟。陳諸宮寢。祭祀享燕。實與有用焉。斯亦異矣。視其為之之難。亦何負哉。乃若君子之脩身。以待用者。材以爲土。學以爲確。戒以爲澄。省以爲瀘。從義以爲滷。力行以爲和。循禮以爲規。研精以爲刮。師友以爲磨。出詞以爲潤。表儀以爲采。自試而徵之。以去其疵。際玷。豐近者十年。遠者三。四十年。曾不得望君門。而效用焉。甚或終其身於山野。其視夫陶也。又何如邪。寶方陶於人。才知其難焉。故陶吾猶以



為易也。客起而謝曰：吾聞萬室不足一陶，今乃知其難。若是，雖然，器猶未也。請著以為說，俾用才者知焉。

媒說

石珪

批狀宦途反覆傾諂之態，讀之真可汗顏。

西里之婦有習媒者，三年不成。凡為絲蘿之好，鮮扣其門。金龜蕭索，將營他技。聞國有大媒氏，乃載束帛往問之。再拜而進曰：自婦之為媒也，膏唇錯牙，毀方削蕪，意隨波流，辭逐風生。化強為奸，扛卑使尊。堅白同異，燦爛紛綸。眇移喜忿，咳定取予。左顧漢勝，右麾

齊。自以為術已精矣。一行而節應，再舉而轍亂。久益齟齬，行啣于塗，立言於垣，不敢出戶庭者。歷寒暑矣。將逃之他郊，無復言媒妁事。竊聞大媒氏旁通干道，大化于藝，願進之階下，以祛愚婦之惑。大媒氏呼而起，肅而入，布席于堂，歛神凝思。屏左右人，三引其端。里媒不悟，迺閉之別室，致憤發。非明日又問之，對曰：將無夸毗大繁，踰些言失機，功急大勞，反損事圖速成，反敗與曰未也。趣復入戶，三日然後召焉。則見里媒之眉間栩栩然，有動意。曰：幾矣，得之矣。問曰：女知



吾媒有大權。變乎。曰然。吾為女言之。天下之道。有經有權。聖人用之。智者效焉。先王之道。至大極遠。吾儕巾櫛賤婦。委巷小人。安敢議之。雖然。御有百車。不如詭驅。兵有百萬。不如反間。是故我遇其常。揚兵正旗。三戰而勝。功非我誰。卒遇勅敵。我計不長。進與無所得。退與有後患。彼乃嚴兵。以待我亂。我乃騰飛。語飾。謗書。賂左右。私名妹。嫁怨賈禍。以保我軀。是以亞父抑田單走。樂毅奔。晁錯剖。忠反遇禍。正反蒙詬。必如是。然後兵可制。勳可就矣。媒有兵道焉。女之所習者。

蓋勒盟。屢講。朝平暮成。蓐食而更戰。既陳而後擊之。濃與。故口血未乾。而盟已解。圍柵未備。而敵大至矣。女所謂知媒之常。而不知媒之變者乎。吾為媒三十年矣。被選入官。亦復十年。吾譽揚。使為春華宮。毀白台。使為嫫母。吾言一出。彼各心醉。彼執一端。我當其會。收兩家之歡。得三倍之惠。卒有乖迂。吾委諸其鄰。其鄰不受。吾委諸其親。其親不受。委諸他人。彼自交惡。而吾潔其身。故老矣。國中推善為媒者。無以逾我。而老婦壯子。少孫行女。感我者亦多矣。雖然。其難易。



之理成敗之數爾亦宜知貞女易成冷女難成妍女  
易成醜女難成禮法家易成失節婦難成蓋其微惡  
素定夙聲素過幸我輩者雌黃炫亂黑白顛倒使芍  
藥之艷得儕行露而升者以有此舌與齒耳故吾輩  
者為正人小利為邪人大利而怨不及焉抑吾聞之  
嫁怨於人其怨將繁賈禍自我其禍始大吾恐明王  
之世終無稅駕之所姑以卒歲利吾身而已乃更教  
女為之吾不仁吾不仁於戲大媒氏固不足取然其  
言時合於道特擇術之不精餬口之欲亟以至此耳

以吾觀今之仕者何止一大媒氏哉而顧偃然自以  
為得計亦甚矣

說鉉贈林子茂貞

崔鉉

批

林子將之泗其僚鍾子以諸僚來雍乞贈言於崔仲  
子甫仲子觀則於古義比類於今事象物以章廣廣  
喻以盡意名曰說鉉匪膝辯談爰申忠告其詞曰  
古之君子弘以居上巽以為下廣受曰弘委諫曰巽  
弘則人莫能遺也巽則人莫能凌也昔者聖人之作



易也。觀立於三而知常。觀化於兩而知變。觀微於消  
長而知幾。觀贖於晝夜而知通。在鼎之姤曰黃耳金  
鉉。之恒曰玉鉉大吉。金鉉者上之道也。玉鉉者下之  
道也。鼎之無耳也。耳之無鉉也。則否積而雉膏廢矣。  
剛則能舉重也。健則能致遠也。夫事待人而後成。言  
警心而後思。不自私則公議集。不恃尊則正論升。若  
夫聞令而承望色而趨。此非上之人所難致者也。故  
曰金鉉者上之道也。夫言貴切而不貴訐。議貴盡而  
不貴爭。迹貴明而不貴暴。名貴與而不貴取。感乎人

者存乎誠。動乎物者存乎容。別乎直者存乎巽。消乎  
疑者存乎恬。孔子贊王曰。溫潤而澤。仁也。和曰溫。不  
比同為和。浸曰潤。不強通為浸。光曰澤。不引已為光。  
春之煦人也。普水之入物也。漸珠之具采也。潛皆漬  
與而匿景者也。是王之類也。故曰玉鉉者下之道也。  
上惟取其金。下乃體夫王。則剛柔均而政可立矣。嗟  
乎。鼎之為物常。而用可重也。其尊可以享上帝。其德  
可以養聖賢。然致之者鉉也。及其俎陳而鼎設。實食  
而禮成。彼鉉者。出耳屏隱。莫名其能。其天下之至德



也。夫故當其事難。君子弗之恒也。暨其事去。君子弗之處也。是故業崇而風遠矣。

### 說琴

何景明

批其摘詞也。富其取喻也。精

何子有琴。三年不張。從其游者戴仲鶻。取而繩以絃。進而求操焉。何子御之。三叩其絃。絃不眼。指聲不成。文徐察其音。莫知病端。仲鶻曰。是病於材也。予視其黥然黑。衰然腐也。其質不任絃。故鼓之弗揚。何子曰。噫。非材之罪也。吾將在夫。攻之也。凡攻琴者。首選材。

審制器。其器有四。絃軫徽越。絃以被音。軫以機絃。徽以此度。越以亮節。被音則清濁。是機絃則高下張。比度則細大弗踰。亮節則聲應不伏。故絃取其韌密也。軫取其枯圓也。徽取其數次也。越取其中疏也。今是琴絃之韌。踰之枯。微之數。失鈞。越之中。淺以隘。疎故清濁弗能具。滯故高下弗能通。失鈞故細大相踰。淺以隘。故聲應沉伏。是以宮商不識職。而律呂叛度。雖使伶倫鈞絃而注指。伯牙按節而臨操。亦未知其所諧也。夫是琴之材。桐之為也。始桐之生。遂谷。據



盤石。風雨之所化。雲煙之所蒸。璠紉輪囷。璀璨嶷鬱。文炳彪鳳。質參金玉。不為不良也。使攻者制之中。其制。修之畜其用。斲以成之。飾以出之。上而君得之。可以薦清廟。設大廷。合神納賓。替實出伏。暢民潔物。下而士人得之。可以宣氣養德。道情和志。何至黜然衰。然為腐材。置物邪。吾觀天下之。不罪材者寡矣。如常以求固執。縛柱以求張弛。自混而欲別物。自褊而欲求效。直木輪。屈木輻。巨木節。細木櫪。幾何不為材之病也。是故君子慎焉。操之以勁。動之以時。明之以序。

藏之以虛。勁則能弗撓也。時則能應變也。序則能辨方也。虛則能受益也。勁者信也。時者知也。序者義也。虛者謙也。信以居之。知以行之。義以制之。謙以保之。樸其中。文其外。見則用世。不見則用身。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材何罪焉。仲鶡憮然離席曰。信取於絃乎。知取於軫乎。義取於徽乎。謙取於越乎。一物而衆理備焉。予不敏。願改絃更張。敬服斯說。

樊少南字說

何景明

批全篇悉本莊子而組織渾融全無痕線



樊生鵬。從何子受業。能何子之道。間日投業。進曰。鵬聞古者冠則命於父兄。先生字之。以示成人。鵬未有能成。然已冠矣。請先生有以字我也。何子曰。鵬。莊生所稱南圖者也。汝當字曰少南。鵬又進曰。字既得命矣。恐弗稱也。願有言以勵我。何子乃使之坐而告曰。爾聞夫鵬。鯤為之也。鵬之大數千里。鯤亦數千里。非鯤則不能鵬也。鵬之南圖也。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蓬蓬在下。是。以任其力。鼓其後而南。非九萬里則無以南也。故所托者小。則弗能大。所積者弗能厚。則弗

能。達。蟻。蟻。之。子。翔。于。蚊。虻。離。婁。視。之。渺。然。無。有。也。何也。所托者小也。蟻決起而飛。數尺。蟻。屬。于。墻。以。投。于。地。雉。泄。泄。飛。不。踰。十。畝。所。積。者。弗。能。厚。也。今。夫。學。者。扁。扁。斗。耳。狹。于。守。規。空。空。情。情。日。無。所。益。而。月。有。所。亡。者。皆。所。托。不。足。以。致。大。所。積。不。足。以。致。遠。者。也。於是而自念曰。吾學大者遠者也。何以不能大且遠也。猶。蟻。蟻。蟻。雉。學。鵬。曰。吾。何。以。不。能。鵬。也。是。故。豫。樟。落。小。尚。可。以。柱。梁。以。榱。棘。為。之。雖。有。巧。工。不。能。加。焉。自。致。其。材。也。殫。補。梁。而。適。莽。蒼。返。而。腹。猶。果。然。飽。



也。粥脫粟者未及郭。朽然餒矣。自致其力也。是故鵬之能大者。所托者然也。鵬之能遠者。所積者然也。今爾亦審其托。厚其積焉。已矣。其大且遠者。非難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早兮。言所托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所積也。於是鵬豫然作曰。敢敬服先生之說。

序類上

贈大宰石塘聞公考績序

淵

崔銑

批分明狀出石塘公大臣之度讀之如親炙然精文比制。域民於矩。是謂法守之臣。以係邦國者也。

批未以楊縮比証更見相類

危詞烈政。去氏之厲。是謂抗直之臣。以作邦國者也。委圖竒中。解民之結。是謂運幾之臣。以彌邦國者也。若夫虛中梓外。定宇博量。正表於此。形範於彼。不為福創。不拔事首。追之而後律。感之而斯應。付物以能。因人是授。此社稷之衛。古所謂良臣者焉。是故略尺寸之著。而默移靡貲。泯旦夕之効。而曲成無盡。世不有擊磬者乎。武而憂之。其聲播說。而拊之。其韻和。石何知乎。氣可鳴之。和荅知取。况人吾同類。自毛髮之懸。至靈覺之則一也。外其身以動之。未矣哉。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伏其知而不發也。不賴乎言與知者存焉爾。弘治乙丑禮部進士三百人。銑亦廁名。石塘聞公。甬川張公。同邑同舉。年才踰冠。沉重靜方。偉然國器。陽明王子數向予道其賢。曰聖雖學作。允賴於資。如明山二子。其希聖也何有。石塘公遂總選司。尹兩都。貳司寇。自長再拜天官。卿凡公之所蒞。人曰務。芬難理。公則沛如。人曰勢臨莫執。公則蔑有。王良之御。控輦隨策。養矢之發。縱送宜括。而冲襟淵度。仰而望之。樂其可親。徐而就之。憚其難犯。噫斯謂良臣哉。

公貳司寇。滿九載而拜尚書。今又再考矣。又在于南地。重事簡。論者咸謂鬱其才而拘其化也。往朝缺銓。卿所司累以公名上請而未真拜。夫知古善植者乎。不急其尋丈之椽。必須其百圍以棟。梗楠則然。竿日而華。計旬以特。乃嫻嬋樸楸。大匠不睨焉。昔唐揚綰。史稱王佐。吏禮秩淹。民望益隆。跂其一日。即相沾被。弘渥。逮其拜命。元勛奢士。相顧愕眙。或減音樂。或夷堂隍。此何待聲色然哉。今年春石塘公北上。公卿餞之江滸。舉觴而賀曰。聖天子其喜於南卿之來。留



司政本則大有慶也。

送大宗伯喬白巖序

字

王守仁

批道若大路然文詞技能皆徑實耳喬公論學而自愧自悔陽明公亦善於啓迪哉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

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夫子以為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事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不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



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愧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送刑部尚書何公赴

召亭

羅記

批叙得悠揚有見其李何之倡乎

正德辛未春正月丁丑，軍吏馳自闕下，告于南京。守備兵部尚書何公曰：天子其召公入。明日戊寅，吏部傳所以命公者，曰：其以公為刑部尚書。乘傳以來，公瞻望宸極，謝既乃齊，拔筮日走。陵下辭行，一時部院寺之長貳，舉欣欣然為朝廷得公賀。意若贊公上道，毋宿命者。而畿甸之民吏戎衛之帥，數十萬之卒，又愀然形諸色，不樂與幕下文武之士。色如之，又甚焉。意若欲尼公之行者，同留務太子。



太傅成國公察知之。西寧侯宋公又知之。相與合謀於予曰。贊公之行也者。是非乎。則尼也者。非也。尼公之行也者。是非乎。則贊也者。非也。何居。蓋定之。將以告夫公。以為公別。予曰。昔周公之居東也。東人有無以我公歸之嘆。無他。欲久其惠也而已。茲而畿甸戎衛之心。不有東人之心歟。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參署事至千十反不厭。而終身依依焉。無他。欲久其託也而已。茲而幕下士之心。不有蜀參者之心歟。是皆私公於一身然也。若部院寺之長貳。則憤夫嘉石肺石之遊。

易位於大憝也。而公昔嘗平之達之也。且今之視昔何如也。而顧可緩公乎。是蓋公公於天下然也。雖然。幕下近也。其為類尚寡也。畿甸戎衛則遠也。其為類也衆矣。幕下戎衛卑也。其為選未必賢也。部院寺則尊也。其為選也賢矣。而人亦於是乎盡矣。公亦可以聲音笑貌於其間哉。公既然。何道也。抑聞之人也者。參天地而為三才者也。陰陽者天地之氣也。周官品官之職。曰寅亮天地。曰燮理陰陽。不知所謂寅亮燮理者。亦於人焉。推乎無也。抑不知當是之時。人宜其



職君則官之。若虞廷則固有讓者矣。且今茲非虞周之世乎。宜以贊公之行者為之。二公以予言告公而別公。公去。

贈司馬荆山先生提督三邊軍務序 唐龍

批有闔闢有闕鎖熟讀秦漢書方有此筆

比歲虜寇擁衆數萬。控弦鳴鏑。侵犯亭障。陝西諸邊。是用弗靖。累用薦者。起司馬荆山先生。即其家授鉞焉。而式造其行。龍慕先生蓋有年矣。比至承顏接詞。彼見悃誠。若鬱鬱然而有遁思者。未及問。先生語之。

曰。予杜門不出。五年于斯。被裘歿菽。巖居而川游。甚自得也。既王言載臨。北面稽首。奉䟽謝曰。臣愚不足以辱命。不可再謝。曰。臣老不足以辱命。又不可無已。乃建旆而西。雖然。老夫終道焉爾。子以為何如。龍曰。消息盈虛。順時之則。進退存亡。守理之極。困斯尺蠖焉。不遇斯龍蛇焉。乃若藏器于身也。得政于國也。獲譽于時也。蠖伸龍變。感會奮庸。理之固然。又何讓焉。挾出疆之贄者。存皇皇之心。抱振世之鐸者。形栖栖之迹。此非大彰明較著者哉。先生夙采足以折衝。



謀猷足以經國。斯其藏器也久矣。璽書優分閫之責。金幣申三錫之命。斯其得政也專矣。臺臣舉忠。廷議推賢。斯其獲譽也公矣。肝食之懷。不可虛也。効壘之辱。不可忘也。亦惟勉於斯行。抑聞藏器者利其用。是故不有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者乎。得政者任其憂。是故不有王命。召虎王心則寧者乎。獲譽者愜其功。是故不有申伯之德。聞于四國者乎。人待先生。不在二三君子之後也。先生自待。尤不在二三君子之後也。道以時庸。業以機張。日幸夫振策以宣文武之則。

靖寇以紓西北之憂。定功以副中外之望。罔不在斯行矣。而豈徒哉。而豈徒哉。先生曰。善哉言乎。於老夫弘矣。盍著之于篇。吾將圖焉。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大夏

李夢陽

批大臣必知自重。而後可風天下。此亦閔世教之文。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上不得已許焉。賜璽書文鏹。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填塞路衢。道旁觀者咸嘆息。爭走覩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為至榮幸。



事耶。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訪。延失得。故每語屏從。待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天子幼冲。瑩瑩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耶。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天子庶公有決志。故朝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為俊偉烈士夫耶。為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

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榮貴利達為辱。若是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耶。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將遂以是扇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于朝者。且駢駢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其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以時。消長形焉。故亡義者貪。昧義者危。悖時者殘。三者有一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



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於。去。何。不。可。耶。公。前  
為。司。農。卿。諸。生。以。即。吏。事。公。洎。為。大。司。馬。公。以。舊。即  
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  
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既。相  
率。祖。公。于。都。川。北。地。李。夢。陽。乃。為。之。序。

送少保劉先生歸東山詩序

湛若水

批狀劉公決去之心詞簡意足

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大臣與新進異義而同  
禮。同禮也。故其進必以正。異義也。故其退必以時。一

言不從。一朝而去。此新進之士。以身為安危者也。若  
夫大臣之道。則不然。招不可來。麾不可去。惟社稷之  
安危而身焉以之。少保華容劉先生其人乎。先生始  
者宦游齊越閩嶺之間。所至惠人不立奇節。及以都  
御史理黃河。召為戶部侍郎。既即求歸。高卧東山。若  
將終焉。人皆曰清矣。然此猶為易。及起為大司馬。孝  
廟倚重。邊患方殷。言踞齟齬。中人側目。人曰未可以  
去乎。曰未也。超然自信。正色立朝。今上幼冲。公以遺  
命邊事益急。腹心未孚。齟齬者起。為騰口側目者轉



而裂皆內方。洵洵欲中。殊禱人。又曰未可以去乎。公曰未也。自信如初。益篤邊寇。既平。明主親政。公乃從容拂衣而起。累章決去。若駕孤鶴。御長風。飄然而莫之能留也。人乃知公之不去也。任其去也。時蓋至此。然後爲難也。若公者。古所謂社稷之臣。非耶。然吾又聞昔召公去。周公留之曰。無困哉。不以後人迷。不知公之去。亦有留之。如周公否。又不知公去時。獨能憇然。無召公之意否。在翰林館者。凡二十四人。同作詩辭贈之。皆所以洩碩留之情也。以予知公爲最。故爲

序。

送司寇林見素先生致仕序

後

湛若水

批與前送劉少保序同一機軸而更覺雅贍

史若水曰。有天地。斯有二氣。有二氣。斯有通塞。有通塞。斯有否泰。有否泰。斯有從違。有從違。斯有去就。是故二氣存乎機。通塞存乎感。否泰存乎遇。從違存乎數。去就存乎時。時之義大矣哉。見素先生得天地副大以直之氣。能遂其志。是以於憲廟時。則以卽官獨効梁方以引繼曉。下獄不屈。懷息壯之。斯非所謂



大蘇筆法  
不露痕

其剛者用。然而落職判官。尋感星隕。復官南都。於武廟時。則巡撫川江。卒遇麻賊。卑與入諭。羅跪請降。斯非所謂其大者耶。然而中阻於總制。乞休而歸。今上龍飛時。則首起司寇。因事納忠。據瀆執奏。抗奪獄之。旨以沮權幸之氣。斯非所謂其直者耶。然而初則上為薄譴。中則求去。勉留。終則優詔。隆禮。廩夫是昇。官保是嘉。夫公之正氣。能感上天。星隕之變。而不能感。憲廟於初。以不譴。能致懷恩之壯。而不免。求方之害。能諭麻賊之懼。而不能消。總制之妬。以全

功能感。上之隆禮。而不能開權幸之感。使其言之見。從而身安於朝廷之上。豈非所謂氣機之通塞乎。是故通塞形而否泰見。否泰見而從違生。從違生而公之去就決矣。昔之嘉靖初。詔堯舜。天開公以累召而來。峩峩其冠。齋齋其衣。蹇蹇其趨。拜舞班行。如鳳鳥具五綵。聞九韶。以來儀於兩階。及其待命而去也。颯乎山中。飄乎野服。意氣江湖。激昂雲霄。如野鶴。揮六翮。乘長風。將翱翔乎千仞。雖欲留之。而不可得。蓋公之進也。以時。而退也。以時。時也。道也。大臣之



道不可則止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嗚呼！時乎！公其歸矣。

### 霍山辭并序

何景明

批霍山辭直逼騷矣

司農公致為臣而去。或曰：司農公致為臣，必不豫。懷忠獲疑，修正被斥。此屈子所以憂離感憤，而賈生之所以悼毀也。或曰：否，不然。枉直善惡，厥道不同。君子要之善且直而已，不論夫合不合也。故忠臣不責信

於君。正士不責親於人。司農公致為臣，胡為弗豫。問曰：汝南何景明往造公，視其體腴然，其度油油然，不異平居也。徐察其色，黝然。顧若有伏憂者。於是景明述或人之言告之。公曰：夫臣者以誠奉職，以道愛君。不克其職則耻，不得其道則止。今予思克厥職而道不得以罪遺足矣。然疇昔之夕，予靡靡寐起，游思纒纒，有揆皇度，或者而反予者。胡為豫，胡為弗豫，或人知予哉。景明循階將退，公曰：行止進退，命也。豫不豫人也。人如命，予晉產也。晉之鄙有山焉，曰霍山。霍



山者晉鄙之鎮也。其下沃渠衍拓，可田而食。豐樹樹  
樨，可蔭而息。而劇窪嶠阿，可以構而處也。吾逝矣。安  
知人間有豫不豫也。景明乃爲霍山之辭。歌以壽公。  
詞曰：巖巖霍山之窟窮兮，莫彼晉楚。左屬太行蒲坂，  
委蛇兮。襄陵蟲鬼而在下，雲之興兮。霈霈望佳人兮，  
容與。嫋嫋兮。秋風芳卉兮已摧。虎豹兮咆哮，猿嘯兮  
又哀。山中兮寂寥，佳人兮胡不來。桂樹生兮何檀檀，  
霜霰下兮冬以寒。叢薄兮蒙密，澆穴兮潺湲。鳥萃兮  
翼翼，跼伏兮般般。鷓隼不可以共厲兮，佳人歸來兮。

延年。

送少司徒黃公提督太倉序

王廷相

批知本之論

筠溪黃子有提督太倉之命。浚川子請曰：太倉之  
儲奚以乎？黃子曰：京師置諸兵衛，勢不得以自養也。  
故每歲漕東南四百萬石以餉。茲其養兵之費乎？浚  
川子曰：民猶兵也。兵猶民也。三代秦漢未聞有養兵  
者矣。獨不可以効古而反之？黃子曰：勢可乎哉？夫自  
周隋格鬪宇內，置兵長征，民失耕作，艱於饋餉，乃兵



農各籍稅民以給居者無失業之嗟征者有鼓腹之歌國富兵強所向無敵世方資以為利矣兵焉得不養浚川子曰昔者農出車賦人人皆兵平寧執耒有警負戈江漢六月之師未聞有不足者矣又獨不可放而農調而兵乎黃子曰勢又可乎哉居重可以御輕有餘可以制不足國家京師置七十二衛乃集兵三十餘萬括各省腹裏之兵不能過此數括西北六邊之兵亦不能過此數平居可以鎮壓可以雄視絕尾大不掉之患方以此為久安長治之術矣又焉得

而放之浚川子曰今之民生齒繁矣財貨微矣田有限而用日廣矣久而無度兵農俱敝之道也又獨不可以長慮遠酌酌國用之緩急為民賦之伸縮乎黃子曰此有道焉儲積在裕民裕民在祛乎耗民財者而已矣今之耗財者二征需頻煩也風俗侈靡也需煩則剥盡乎膏脂風侈則類填乎溝壑欲民之不窮不可得也聖人燭幾達要急於先務必罷無益之費必釐無藝之征必嚴越度之禁又能衣綈以示敦朴卑宮以崇儉德天下化其簡素而財不可勝用矣



稅民以養兵。又何不給之用。浚川子曰。嗟乎。黃子可謂知本者乎。嗇者聚之賓也。風者下之偃也。寡取所以藏富也。裕下所以備上也。足食足兵。厥道莫要於此。古之君子。在巖廊之上。則憂其民。黃子是行也。必有所處矣。

贈少司馬荆山王公隨 駕南征序 朱應登

批叙得宛委可愛亦詞林之鉅工也

聖天子臨御之十四年。夏六月。寧服不恭。肆行稱亂。廼親帥六師討之。今少司馬荆山王公。以職在軍旅。

當行已而罪人既得。次于金陵。錄諸將吏功。諸官屬陷賊中者。論罪有差。築京觀而歸矣。公復侍從以歸。凡留司諸公卿百僚。謂公宣謀帷幄。克清大憝。炳先幾而無智名。抑末疆而無勇功。休烈懋矣。咸見稱述。被之詩歌。御史中丞叢公謂應登宜有言。應登江淮鄙人也。竊伏草野。不臻於當世之務。敢借周為喻。以諷諸執事者可乎。廼稽首再拜而言曰。昔周都鎬京。東國為洛。成王嘗一至焉。至于百工役行。其教詔之者無它。惟日記功宗。作元祀耳。夫成王至洛。何為哉。



曰配天祀神。自時中又者是已。其報功之典。歸即舉之。曰秬鬯命寧明禋休享者是已。且自周徂洛。遠狩也。而一至其地。褒功行賞。未舉也。而亟先圖之者。何哉。蓋宅洛。所以紹先德。褒賞所以勸有功。斯二者。繼體守成之要道也。事有曠世而同軌者。蓋於今天子觀之。夫金陵我聖祖定鼎之地也。自京師視之。不猶鎬京之有洛邑乎。列聖嗣統。垂拱而治。其在今日。則四征弗庭之時也。不當一至其地乎。成王在洛。舉祀發政而已。豈有張皇六師。削平家難。其功如今

日之偉者乎。周之記功。有功於治洛之事者耳。豈有躬服行枚。轉給軍餉。其事如今日之勞者乎。聖天子德配堯舜。功邁武湯。不當以周成言也。至於侍從之臣。將事服義者。其於十亂。豈多讓乎。夫記功之有和。豈以周公為之宗者。誅管蔡以安社稷耳。今諸臣之在行者。皆誅管蔡以安社稷者也。而司馬公其最也。聖天子信賞必罰。褒功勸勞之典。抑豈後於周乎。夫褒功勸勞。固非臣子之所敢知也。至於誅叛。違以懲不恪。正紀綱。以示無携者。則聖天子今日之



歸之所存事也。而昭其而遠者公之責也。周官曰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言其外攘畢而內治脩也。今日之事愚安能無屬望於公乎。公屈采節義昭布海內海內之士傾心久矣。應登誠不佞不敢以私人頌之。

送少宗伯黃先生考績序

王廷相

批

又菴黃子將以南京少宗伯考功於天官部石湖何子九峯胡子徵文言贈之浚川子曰差乎君子志在天下而澤加于民故莫不有功可述然必協于道而

後可使夫人也。逆性命之情以就夫隨世之業則為私循為智竊為迷謬之圖為毀真之惑為希世依阿之失已。此夷齊魯閔所以太息悲感而不使累於心者也。又惡乎稱於聖人之門。故曰道者功之質言功失其道則功非其功矣。然必違夫時而後成時不可得則賢傑匹於常調才智窘於寡和大人遵晦龍潛豹伏而鄙夫屏豎以螻蟻沙虫制君子矣。氣縮而脚神精渙而脚色動之致抑進之致嫉名之曰陸沉豈不悲哉。昔者仲尼子輿其人則聖賢也其道則化工



也。孰不知其一樞轉而可以康世時也。上無明王。邦君痼於庸讒。卒不遇夫知已而老人。到于今惜之。故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言非其時。難與論功也。雖然。功成不可居也。古之明王。治幾造化。漠然若不與於已。功冒海宇。退然若無能而歸諸天。由是含章襲緇。莫得而稱。故曰。帝力何有於我。蓋天下闇然利之而不知夫。其為道術也。不亦神乎哉。石湖何子曰。不然。黃子貳禮南都也。裡祀之犧牲。登豆之果蔬。無不裁定。區畫簿正。民便公。解營局醫藥之務。無不修繕。處

分。咸有實惠。攝刑部也。燭微致。子部受成。匪懈匪私。訟獄乃清。攝都臺也。端範淑度。庶僚承式。察奸伸抑。憲濟貞軌。攝操江也。防禦有畧。經理周盡。弭盜四事。深中機宜。以明達之才。成現茂之業。世方仰其經濟。而快睹矣。黃子惡得辭而不居。浚川子曰。不然。黃子有道之士也。功名之際。視之若浮烟流埃。不足控揣久矣。方其未。邁於時也。結茅會友於紫霄之山。講習唐虞周孔之道。宴然若將終身焉。及其既邁於時也。葆光韞志。遜而遠之。其視矯矯亢亢。不勝其滿溢。



者得失不啻霄壤矣。嗟嗟黃子有道之士也。其於功名之際。曾何詡詡然居之哉。雖然善其功。若乃所以善其職者也。黃子固不以之自居矣。司天官之考者。顧不以之居黃子耶。

贈蔡可泉序

羅洪先

批全篇懷先事之憂。不襲誇詡。猶有古風。

今天下壁足之人身。北虜為傳背之疽。而南夷二三竊。猶指股之瘡。誠病矣。忤榮衛和闕。竅利猶可飲食。稱壯夫。南都據長江之上。千里之轉輸。四方之輻輳。

在天下則胃腑也。自

高皇帝破海牙軍。奪水柵。而大

業定。於是新江口營。屢收橫海下瀨之績。今數君實

不下步騎三之一。當其禡江誓師。鳴鏡進櫓。亦何盛

也。其常以都御史蒞其軍。蓋宿將至是盡矣。抑或以

為鳴鶴快鷗。盡載梟雄。苟一旦倉猝。相機宜。制驕悍。

聯數郡。聲援以佐。緩急非文武智畧重臣。固所不可。

時平備弛。枹鼓之聲不聞。敗舸疲卒。取具故事。而在

上亦以閒苟自處。除日至盼。盼然又候他徙。已亥莫

子之間。崇明一夫奮臂。而南都為之戒嚴。致煩遣將



徵兵。又乃撲滅。其實敗盜耳。萬一奸宄出此輩上。何以待之。不知每歲安用此坐食為也。余嘗汎彭蠡。詣秣陵。登舟四顧。埃戍蕭然。盜盜充斥。估客結艦伺便。始敢寸進。嗚呼。毒積於歲年。而病發於旦暮。使盧扁望之而走。是尚可採藥乎。今年夏倭寇入黃巖。殺官吏。赭城邑。公海騷動。天子既有行遣。適江防都御史報缺。吏部擇江西右布政使可泉蔡君以進。蔡君以強仕之年。負朗融之器。才識文學。行輩推讓。往自刑部謫廬州。稍起歷江浙嶺南藩臬。長江上下。乃

其權經處。廟堂計之審矣。傳言倭寇留海上日。又抄畧且盡。必入江窺畿輔諸郡。議者咸謂倭利於海。入江為投檻之虎。可以早除。往時秦蕃之捷。計出於此。然倭善劍槊礮石。其人桀悍機變。多招亡命為鄉導。以故出入不控折。今江上之兵老弱相半。器物朽頽。不識與往時何若。此當以謀勝也。蔡君為廟堂所知。亦恐除目且下。而江防所係。不獨倭寇。君子以身為天下機會可乘。固當慮以遠利。且暮事何有哉。昨得蔡君別書曰。子必有以贈我。而參政鍾陽馬君復遣



使相迫。余與蔡君同年進士。每見論天下事。意氣慨然。若有所欲為者。喜其可以少試。忘身病而為之。言

都御史黃公平盜叙紀

許宗魯

批叙事多倣韓文

嘉靖甲午冬。盜康黃狗馬與王容輩。嘯聚階固間。階固蓋隴蜀之交。地多山林險阻。故亡命逋役者。多伏窟其間。乃於是八驅脅鄉居。剽劫行旅。居者行者。咸盡苦之。黨類日多。如火斯熾。乙未春。階固守令。以盜上巡撫都御史。差黃公。惕然懼。毅然任。乃合議于諸

亭。會兵于元戎。諮謀于藩臬。選將于都閫。飭督于守巡。申備于郡縣。刻期以平盜。於是盜怖而匿。據倚山谷。蟻聚蚓結。惴惴自保矣。官軍易之。鼓勇凌險。直擣其窟。盜乘險設機。我戰不利。主者戕焉。有司以告。公于是赫然怒。勃然興曰。是事在我。我不力。是其誰任之。卜日出師。駐兵天水。居中指授。群屬奔走。罔不如命。公曰。師行糧食。饋餉所先也。乃勅有司。轉輸填委。露積府儲。實有實富。公曰。野寇尚戰。山寇尚守。戰貴選鋒。守貴用衆。乃徵兵於郡衛。部列教練。需時命遣。



如虎如貔如雲如林。公曰：兵涉異境，實資嚮導，盜據山谷，彼習我昧，匪導盍由？乃募礦人獵師，木客樵者，指徑躒蹊，進退無惑。如履康衢。公曰：盜依山阻，我軍其麓，仰攻深擊，兵法所忌。惟是列戍環守，相宜攻勦，不可爽忽。于是度險以摧其鋒，乘間以破其窟。過後以扼其奔，刈翳以防其伏。盜失其恃，窘迫無所。如魚在釜，如鳥在籠。公曰：凡此群盜，匪皆不良，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有明訓，余何敢昧之。夫渙群攜黨，莫先於招撫，乃于是立幟，下令曰：釋兵去險，首罪牙門者。

不念徃惡，俾爾安業。旬日降者，屬道如去水火。以即衽席。公曰：去草者薙，逐禽者獮，勦盜不殲，餘孽將滋。于是縱兵大索，火其林木，斥其道蹊，蕩其巢穴，易其峻巖。而康黃狗輩，絡繹就縛，盜乃用平。師還，于是潘伯張、君臬、伯文、君闡、伯啟、君各偕其寮，慶盜之平，偉公之績，謂不可無紀也。乃出其公移，述其籌略。屬魯文之，魯曾為叙紀如此。夫渤海底定，龔遂奏庸，潁川寧謐，黃霸入相，馮異鎮撫關中，張詠彈壓西蜀，載之信史。班班可徵，而安厓公平盜之功，比方前軌，有烈無



讓嘉實茂騰。簡徵時至。維此綏靖之休。永畱闕輔  
矣。傳曰。君子樹功不朽。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贈大中丞瀕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王維楨

批

官貴州者贈言皆此類也。獨能化臭腐為神奇。文從遷史變化來。

今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  
夷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令  
有司上可者。而有司以張公之名上。天子然之。為  
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為南京通政。即以其事  
問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游貴州者而

愈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林英在史局。按輿圖  
知其方。考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王子受令而  
以為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為之言曰。夫  
貴州諸夷既已受制稱臣。比于內地。又矣。忽而豪暴  
者興。輒敢干紀者。公知其故乎。彼有所恃也。蓋其地  
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為城郭。山下激澗。千  
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夷所居國。必依此為固。彼寬  
則稽首納貢。効款款之忠。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  
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翺翔而不敢進。誠格于險



也。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既降。乃因其故。俗官之于貴州。置省廣遷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曰夷安則與安。夷動則與定也。公今往撫其地。但仰求聖祖之指于二百歲之上。而法其意于萬分之一。則得矣。夫以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虜若草菅耳。乃不滅斯種者。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為西南夷至衆。而斯種頃內屬。將因為扞蔽內省也。戍轉輸之勞。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治之也。間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講前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

以。歷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奸。此有識之所謂。舛也。夫古號貴州為鬼方者。以其人譎詐變幻。執之無從。搏之不得。有似于鬼。故名之也。謂御夷秋爲羈縻者。以言拘之不拘。譬猶之羈馬之首。縻牛之鼻。其事相類也。然馬雖受羈。不能不蹄齧。牛雖受縻。不能不抵觸。其性然矣。顧公察羈縻之義。鑒鬼方之稱。視如牛馬。毋與魁較。而効讎者。干威之計。僕聞法緣俗立。順其俗。即所以行其灋。威忌時作。當其時。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筮。自其恒俗。方其信信而爭之際。兩



不相下則竟必相屠然畏死亡戀親戚亦固存之適  
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馳入其境以  
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彼之聽之將  
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觀大臣之體與小臣異事小臣  
競一節持一行即得托名于賢者之林大臣則問安  
社稷保封疆不耳公博大通方人也而又奉天子  
之命詔其日夜孜孜思所以安之保之者如饑求食  
寒求衣固甚具也僕言胡益于執事哉顧獨念募中  
一囚則推食無餘賞賜不饒則超距之才不出兵患

得渡天橋  
不岸何物  
文人何法  
有

輕動動亦有期士患弗疆疆亦有道惟公明察而熟  
慮之毋忽或語余曰張公故嘗使滇南道貴州矣誠  
諳地形悉其政俗今而問非不知也聊爲之耳於是  
王子愧之曰吾失乎吾今則燕人若矣昔有越人將  
渡河燕人從傍而指越人渡處比入舟又刺刺然語  
以槩柁之事甚具已而問之越人也燕人竄入岸蒿  
中不敢出越人入蒿引燕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  
子言之誠過爲吾謀則忠矣張公其以越人之視燕  
人者視我可也



贈左丞陳公之晉陽序

崔銑

批詞如散瓊裂錦意實合璧聯珠

漢士有言。文章緣飾吏治。此非知道者之言也。夫繚襲領之謂緣。采賁質之謂飾。是異物而相成也。君子之道異乎是。正人之術。不外正已而求盡已之學。乃就盡人而用。履而示之焉。文也。制而宜之焉。治也。言乎其比則為章。言乎其典則為吏。民之為道也。祭麻穀粟以相養。君臣父子以相生。吏也者。行君之令而使民遂乎是也。是故田畝。市廛之差。器用。服室之等。

鄉黨里族之

也

八師儒之聯。淑良奇表之分。旌別

舉措之厲。在

也

道民之教也。閑邪之方。防民之

政也。克已之勇。一民之刑也。而析之曰。灋術詞辯。末

哉。末哉。中川先生陳公。蜀之大儒也。為御史。作馬政

為憲使。示學則舉典以修言。體道而立準。爰丞我汴

嚴而容明。而不劇。乃登于左。乃伯于晉。先生之道。其

西矣乎。予少游四方。載觀兩都。問俗推變。歲相降也。

而晉之美。如古者四山谷之邃。穎朴而不習。曼佚晉

有其民。膠庠之遊。質直而不溷。浮靡。晉有其士。禱祠



禘報越禮而事神。晉有其誠。日用交際。崇儉而倡義。晉有其俗。如文之以禮樂。其將復唐虞之舊。流我聖皇堯舜之仁哉。方伯尊乎省者也。藩司翼乎民者也。尊者不親細。翼者不貳志。先生徃哉。大行之麓。漳水之東。予猶與聲教之暨焉。我汴汭泉諸公。餞公于河之滸。其贈言則銑奉命而述也。

送喬太常序

李夢陽

批太常以典祀為事也。因人就事。字字根掘。可為贈言者則矣。

元年春。天子肇祀天地。既合群神于南郊。乃復遣

使祠天下名山大川。暨古帝王。宗室王墓。告始也。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是也。自山以西。其鎮曰霍。瀆曰河。海曰西海。帝曰媯。曰湯。宗室王曰晉。曰代。曰瀋。則吾友太常少卿喬君徃侍祠。建節行蓋。道井。徑。泝太行。南並蒲坂。及于太原。北抵鴈門。雲中。歷數月。乃還。徃反。蓋數十千里。按祀典。王祀四望。天子始踐位。祀之。巡守至其方。則又祀之。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至漢宣帝。令使者持節侍祠。於是近臣始攝天子祀事。而匭帛載御祝。與百神抗禮矣。祀之義。



有三。一曰尊神。二曰尚賢。三曰展親。夫晉代藩所謂  
文之昭也。媯湯古之神聖人也。河海霍望也。於是時  
將。天子精意。能靡所弗享。非太常所有事邪。太常  
掌百神之祀。素行無愧於神明。又晉之山川所生也。  
夫三者備矣。非太常享而孰享邪。是故孔子曰。我祭  
則受福。言有本也。山西連年凶。赤野千里。黍稷不植。  
牲牢饋瘠。百神之典。將有所不給。今天子踐始。遣  
俊臣。往修禋事。如是而復雨暘愆期。其澤弗降。神曰  
失職。賢曰助慝。親曰悖德。夫山川鬼神。豈若是極乎。

子行矣。予於此。及望之矣。

送楊太僕侯序

石璠

批詳述山為政而必源於人亦知本之論惜文氣  
後多矣文靡流於俗調矣

始予讀魯駟廿六衛定中之詩。以為正心誠意之學。可  
以貫通萬事。以草木鳥獸而並育之。故雖孳息之臧。  
好而美大。亦無不能外之者。及觀毛仲之主廐也。色殊  
羣別。雲錦蔽野。則又幡然疑之。曰。牧養之職。亦貴得  
其法焉耳。彼王氏者。亦何嘗有塞淵之德。不邪之念。  
而蕃庶至是哉。比于周遊兩都。得竊觀今天下之馬。



政則任法之說。抑又有未足據者。蓋自我太祖高皇帝投戈講藝。以綏邦家。未嘗一日而忘馬也。既有太司馬以總天下之兵騎。於是又有太僕。又有行太僕。又有苑馬。以至署有正圍有長。畜馬之官不可謂不備矣。百畝牧一馬。再歲徵一駒。四戶有馬。備用有馬。其畜馬之民不可謂不衆矣。牧有場。芻豆有家。馬損有罰。駒不中程有罰。其畜馬之令又何其詳且嚴哉。今兩畿齊梁之民。曰吾病矣。吾散財以給馬。破產以資馬。直亦無餘矣。今日急。吾且逋。以免吾子女。

西北之邊民曰。吾將何以為生哉。吾恃馬以為存亡。然馬力數不足以當敵。馬食有常給。或弗能飽。不幸而斃。家貲無所傾。吾且抵馬。夫以國家設官如是之備。著令如是之詳。而公私之告給如此。何哉。問其故。則曰。馬政之不易行久矣。則曰。馬之難畜甚矣。徐徐而究之。則法之所在。弊必生焉。民馬之弗用。而商賈售。豪石取。甚至食祿之家。坐而兼利焉。孰非思慮之邪。而秉心之偽哉。以此見聖賢之言。果不欺我。而詩之所稱。亘萬世而不可易者也。豐城楊君方震自舉。



進士續學翰苑。歷諫院。未嘗一日不講求誠意正心之學。其著書立言。及爲文章與論諫。亦未嘗須臾不以六經之道爲用。乃今年自光祿擢陞太僕少卿。其於馬政固無難於舉措矣。抑吾猶有告焉。今天下之士。好高騖遠。一知講求聖賢之學。率以吏事爲俗務。往往不屑爲之。甚至司錢穀。寄民社。職刑名。皆一切不以為意。方且講唐虞論道德。離臣言忠。遠子言孝。下視一世。無足當意者。豈知堯舜之治。亦不過以博施濟衆爲心。孔孟之道。亦不離乎日用。修臣之常職。

即所以盡忠。修子之常職。即所以盡孝。又何必鬼竒索隱。趨周文而貌尼父。然後謂之道德也邪。噫嘻。其亦自誣之甚矣。楊君雅碩士。其必不以民事爲俗哉。會光祿張君廷賓。李宗岳。將設祖以餞。聞予言而是之。曰。方震明德士也。秉心致思之論。其誠可以爲太僕式矣。予曰。何止於太僕。由是而卿而相。苟用是道。鮮有不益於事者。楊君姑再試於太僕。請後而徐觀之。

送豐原學先生序

王九思



批亦學史記

四明豐原學先生。在翰林為侍講。纂修孝廟實錄。有功。進秩右諭德。而為諭德未久也。廼奉上命視事南京翰林院。其事蓋在正德己巳之六月云。臨別而先生曰。何以幸教我也。當是時九思亦由檢討纂修。調為文選主事矣。公事故不果。其明年庚午秋。罪人斯得。而予廼坐鄉里之為吏部有權。遂黜為壽州同知。壽州去南京五百里。先生一賜書存問。稱執事。而曰。執事格心之學。忤逆寺者。誰則弗知也。又曰。執事弗幸。

教我邪。當是時又公事未果也。居壽州一年。而辛未冬十二月。上廼用諫臣議。議蓋曰。壽州同知在前翰林。得出為吏部。為吏部而狼藉賄賂。破壞選法。宜罷棄去。應上天之變。于是上報曰。同知致仕矣。先生聞之。廼又賜書存問。而曰。嗟。玉石共焚。廼至於此。執事不暱罪人。舉朝所知。何至今猶未明邪。執事固但知桑梓之樂。孰知慨世道者如何也。而又曰。執事廼弗幸教我矣。予讀之竟。于是感激發憤。歎息曰。嗟乎。世復有知我者乎。人固有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者。



也。果如人言。則九思者。蓋小人之下者也。天地弗能容。鬼神而訶斥之者也。又奚以其言。如曰。以其言已也。則世豈乏人。而必小人之言何也。嗟乎。世復有知我者乎。昔者在翰林。蓋應制。而夙諫。寓撰述。而美刺備。群居而規戒。形九思不佞。固奉教於先生矣。蓋若是者。十年。比其南也。而經籍典墳。古文遺書。反復而諷誄。有味哉。如啓清廟。奏金石。美哉。洋洋乎。蓋九思弗得而與焉。茲者竊聞上意。開明堂。興禮樂。陶鎔萬類。軼駕唐虞。是未可知也。是豈可乏人。行且召先生。

矣。而予退處巖谷。老農老圃。終其身可矣。莊周之言曰。小知不及大知。故夫鷦鷯則大知之類也。而鴟鷂鳩斥鷃者。則小知類也。蓋亦各安其分耳矣。故曰。知小而謀大。鮮不仆矣。獨念世無知我。然而先生者。又遠別弗侍矣。向所欲為先生言者。亦汗漫弗稱矣。屈子曰。竭忠誠而事君。又離群而贅脰。又曰。交不終兮。怨長。是故水搏則勢激。情極而感興。幽昧險塞。困拂抑鬱。日月不能照。山嶽為之摧。此所以烈夫壯士。擊劍悲歌。拊膺流涕。而至于痛哭。弗自知者。有知嗚呼。



惜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已焉哉。  
然非先生孰弗謂小人之文過矣。

送殿撰倫伯疇先生使安南詩序

文叙

湛若水

批尊中國得體

王者無外。凡在荒遠，無不臨御。惟其職貢之疏，數先  
後焉耳。故春秋重王人，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聖  
天子初即位，臨御四方，詔萬國，頒之正朔，而安南昔  
在臣順，奉職貢尤謹，頗效中華文獻之風，宜在諸國  
先。於是公卿廷議遣使，當得朝望，而殿元倫先生修

撰實充正使以行，示寵也。吾聞安南國王凡天使至，  
則躬率臣寮馳百里外，立迎道側，天使以守國辭，則  
退，至數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凡三迎焉。分階而陞  
位，正東西拜。天子詔宛若起，尺乎天，威甚得畏天。  
保國之道，所謂夷狄而中國者，非耶。昔太史公歷遊  
名山大川，而其文益奇。故史記繼春秋而作，今先生  
實太史也。歷齊魯汶泗之邦，吞若江淮，盡禹穴而南  
之景，皆入吟眺。九疑沅湘，悉映乎襟帶之間。未足為  
先生觀也。又越大庾，躡珠崖，臨溟海，登歌乎銅柱之



標以道遙乎無垠。所謂遊方之外。滋益奇矣。行禮既畢。觀下國之風。歸將書諸史。以附春秋進夷狄之義。予郡人也。於其行。書此以俟之。同館之士。又為詩歌繼之。

送何職方序

李夢陽

批此亦因人就事字字根據者

今之所謂賤丈夫者。非薪若瀟乎。至其道山澤之事。雖善方輿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踐之實者。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

難矣。兵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草木之利。疆異而界不同。車騎步短。兵長。戟劍。楯矛。鈇。弓。弩。之。施。又。相。什。百。不。齊。故。曰。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彼。坐。高。握。擁。僚。佐。談。萬。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克。一。一。中。哉。趙。克。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則。兵。果。易。言。邪。新。天。子。即。位。銳。意。戎。政。乃。勅。司。馬。卿。屬。數。馬。於。邊。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柳。陽。何。君。往。君。少。年。負。俊。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為。長。茲。奉。璽。書。踐。萬。里。之。域。



異疆殊界。將靡所弗陟。竊於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卧遊。予問叩之。曰。吾得其形焉。踰年又扣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然終不以是。自是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肅三鎮者。君踐有日矣。歸坐高樞。擁僚佐。談萬里外事。尚何能詰之者。否邪。予於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悲。君幸勿諉曰。吾之行。數馬焉耳矣。

送給舍劉先生序

朱應登

批

體製規局與唐漁石贈荆山公序同可並觀也

給舍劉先生既免喪。將造於朝。留黔中而居者彌月。從者曰。車載脂矣。何泄泄也。先生曰。予方欲泄泄爾。居數日。從者又曰。吉事雖止不怠。何鼎鼎也。先生曰。予方欲鼎鼎爾。或問之故。先生喟然而歎曰。奈何遠國。族去先人墳墓乎。於是應登問而進曰。先王制禮而弗可過也。夫禮也者。敦化之始。而風俗之防也。過行則悖。過節則凌。過正則矯。不及則廢。廢不可也。或過焉則矯之以正。貴無悖且凌也。是故朝祥而暮歌。



者廢也。既祥而絲履組纓亦廢也。然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者。斯過矣。過不可以為訓也。故曰先王之制禮也。唯其稱也。所謂稱者。其禮之中而民之準者乎。方今主上富於春秋。推賢讓能。伸拔英類。海內之士。胥延首以望太平。先生秉昭曠之志。達忠亮之節。給事禁垣。拾遺左右。當必有開發聖聰。裨益國是者。故海內之士。胥延首以望先生。先生何以副海內之望。奈何嬰情於國族。溺志於墳墓。以是為戀戀邪。語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夫忠孝者。迺

君子居身之所珍。聖賢垂世之大訓也。先生其勉之。夫泄泄爾則豫。鼎鼎爾則逸。君子蓋乾乾爾。先生且吾過矣。夫子之言是也。於是明旦發滇陽驛。自暮至楊林。

賜進士殷近夫養病還鄉詩序

雲霄

湛若水

批歷叙羣言清新典雅其文全學左氏

壽張殷近夫既舉進士。謝病而歸。采藥於泰山之麓。買書數千卷。曰吾獨身病哉。乃心亦病而未之治也。吾歸將於經史而求之。訂之曰群聖心法。非闕



經史時維濟道之舟故舟能濟物亦能溺物于時同  
館者各舉其經以贈之元天和深如金鑿鏡卿嵩八  
人者為之賦詩采薇之三章曰吾子孔疚其曰歸乎  
賦抑之首章曰庶人維病而子德之隅乎文迪艾邦  
九叙中道寓生六人者誦書說命之上篇曰冥眩哉  
病斯其瘳矣潮為陳春秋伶州鳩鑄無射而知心疾  
之義曰子其究之矣宛櫛之弊感召之理慎哉  
宗正昞舒誥天祐縉孔暉鐸邦奇十人者講大易無  
妄曰無妄之疾又何藥乎故無妄則無事矣於是若

水進曰諸君盡之美吾又何加焉吾將與子登泰山  
坐雲亭凌日觀望東海獨立乎物表逍遙乎無何覺  
宇宙之無窮嘆高聲之有形觀鄒魯之遺蹤想舞雩  
之風誦其必有不言而得之者群經諸史束之高閣  
三年而後發之近夫曰聞子之言冷然如濯清風不  
知其病之去體也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二

石集終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二

石集終



